

華大
博雅
学术文库

首

全真道与老庄学

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（下册）

熊铁基 麦子飞 主编

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全真道与老庄学

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（下册）

熊铁基 麦子飞 主编



本书由道教香港青松观资助出版



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1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/熊铁基 麦子飞主编.
—武汉: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9.5
ISBN 978-7-5622-3525-5

I. 全… II. ①熊…②麦… III. 道教—宗教文化—研究 IV. B94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0174 号

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

(下册)

主编:熊铁基 麦子飞 ©

责任编辑:沈继成

责任校对:王 炜

封面设计:罗明波

编辑室:文字编辑室

电话:027—67863220

出版发行: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

社址: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

电话:027—67863040(发行部) 027—67861321(邮购)

传真:027—67863291

网址:<http://www.ccnpublish.com>

电子信箱:hscbs@public.wh.hb.cn

经销: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

印刷:武汉理工大印刷厂

督印:章光琼

字数:1050 千字

开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:38.625

版次:2009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

定价:88.00 元

欢迎上网查询、购书

敬告读者:欢迎举报盗版,请打举报电话 027—67861321

黑水城《吕观文进庄子义》的初步研究

陈 静

黑水城是一座西夏时代的古城废墟，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东南 25 公里处。1908—1909 年，俄国探险家柯兹洛夫先后两次在黑水城遗址掘获了大量唐、五代、宋、西夏、金、元时期的文献。1996—1999 年，《俄藏黑水城文献》1~11 册在多方努力之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。

因为研究庄子的缘故，《俄藏黑水城文献》汉文部分(1~6 册)的《吕观文进庄子义》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这是一个残本，起自《齐物论》“知其解者，是旦暮遇之也”，终于《天运》“北门城问于黄帝曰”一段(中间还有缺页)，一共 109 页。由于无头无尾，原来的书名是什么并不清楚，但是此书每一卷的卷前和卷末，都有“吕观文进庄子内篇义卷 X”，或者“吕观文进庄子外篇义卷 X”，杂篇完全缺失，整理者根据卷目，以《吕观文进庄子义》题为书名。

吕观文，北宋吕惠卿之尊称。吕惠卿于宋哲宗绍圣(1094—1097)年间加观文殿学士，故有吕观文之称。《宋史·吕惠卿传》没有记载他著书的情况，但是《宋史·艺文志》载有“吕惠卿庄子解十卷”。作为著名的官员加学者，吕惠卿曾经参与经筵讲经，他注解的《庄子》，也是为了向皇上讲授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载：“庄子义十卷，参政清源吕惠卿吉父撰，元丰七年先表进内篇，其余盖续成之。”由此可知吕惠卿在完成《庄子》内篇的注释之后，已经进献给皇上。《吕观文进庄子义》的“进”字，就是由此而来。后世藏书家根据吕惠卿经筵讲经的旧事，也有定名此书为《吕太尉惠卿经筵进庄子全解》的^①。总之，发现于黑水城

① 《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》第 1 册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年版，第 74 页。

的《吕观文进庄子义》残本，与见载于《宋史·艺文志》的吕惠卿《庄子解》，就是一部书^①。

—

黑水城《庄子义》残本的问世，是一件令学术界欢欣的事情，因为在此之前，吕惠卿的《庄子义》只有一个金刻本传世。这个本子题名《壬辰重改正吕太尉经进庄子全解》，十卷，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。黑水城问世的《吕观文进庄子义》虽然是一个残本，毕竟改变了金刻本孤本单传的状态，因此，中国学术界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这部新问世的《庄子义》残本。但是，在《俄藏黑水城文献》影印出版之前，中国学术界对于这个残本的了解，是很有限的。据傅增湘先生《跋宋本吕惠卿庄子义残卷》可知^②，当时俄国博物院寄送了《庄子义》残本的影本给北平图书馆^③，只寄了55页，它们是“卷二存第二十五六两页，为《德充符》篇；卷三存第一页，为《大宗师》篇；卷四存第一至二十六篇，为《骈拇》、《马蹄》、《胠箴》、《在宥》各篇；卷五存第三至二十八页，为《天地》、《天道》、《天运》各篇；凡五十五页”。傅先生统计各卷所有，用了“存”字，他似乎以为俄国博物院寄送的影本，是黑水城残本的全部。现在我们知道，傅先生见到的《庄子义》残本，仅为全部的一半。

傅增湘先生见到了55页黑水城《庄子义》残本，但是他没有见到传

① 吕惠卿注释的《庄子》有不同的题名，为配合黑水城文献整理者的题名，下文称为《庄子义》。

② 傅增湘，《跋宋本吕惠卿庄子义残卷》，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》第五卷第二号（1931年3、4月）。

③ 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》前四卷各期（还有第五卷第一号），每期都有馆讯，介绍馆内重大消息，其中也有重要书籍入藏的消息。例如第四卷第二号载：“影印道德经 英伦博物馆藏有敦煌写本道德经，本馆商得该院同意，业已影照副本，由英伦寄到矣。”笔者以为俄国博物院赠送《庄子义》影本一事，可能也有类似消息，然而遍查而无所获，只在第一卷第六号的馆讯中见到一则消息，“重要赠书 十一月与十二月，本馆屡承各国学术团体惠赠书报，兹为篇幅所限，未能一一登载。”或许，这“未能一一登载”的受赠书报中，就有俄国博物院赠送的黑水城《庄子义》残本的影本？

世的金刻本,当时金刻本藏于杨氏海源阁,还没有经历流落世间、辗转归藏北平图书馆的过程,傅先生无缘寓目,只能采用书目的记载,来与黑水城《庄子义》残本进行比对。他的《跋》说:

遍检各家书目,惟季氏《延令书目》有宋刊本,题《吕太尉经筵进庄子全解》十卷,明文彭、吴元恭识尾;此本今藏杨氏海源阁。考其目录所记行格,为半页十二行,行大字二十四字至二十七字,小字二十八九不等,其结衔及书名与此本迥异。杨绍和跋谓是南宋刻本,则视此已逊一筹矣。^①

傅先生从书目记录的书名和版本样式,断定金刻本“与此本迥异”。笔者在国家图书馆见到了金刻本,随机点数数行,所得字数与目录所记稍有不同,大字有行 23 字者,注文小字有多至 34 字的。但是从版本样式确实可以断定,金刻本与黑水城残本是两个不同的版本,而不是同一个版本的不同刻传。

傅增湘先生是博学的版本学家^②,他的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载录群书,却没有关于《庄子义》金刻本的条目。或许就是因为金刻本的金贵深藏,使傅老先生想到采用黑水城《庄子义》残本辑补褚伯秀《南华真经义海纂微》采纳的吕氏注文,合成一部新的《吕观文进庄子义》。傅先生想到了这一点,但是他遗憾地表示自己年事已高,已经没有力量来从事这项费力耗时的工作了。这项工作最终由陈任中先生完成了。

陈任中先生事迹不详,他的《校辑吕注庄子义序》称:“余在馆编纂有暇,辄就此残本先录一编,以与道藏本《义海纂微》详互参校……”,落款又曰“识于国立北平图书馆”,据此可知他当时供职于北平图书馆^③,其他事迹,则有待查考。陈任中先生利用黑水城《庄子义》残本“辑校”

① 傅增湘:《跋宋本吕惠卿庄子义残卷》,载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》第五卷第二号。汤君教授谓“傅文所记题目之‘筵’字,当系衍字”,乃未见季氏书目的缘故,傅先生记录实不误。

② 傅增湘(1872—1950),著名藏书家。字润沅、沅叔,别署双鉴楼主人、藏园居士等。光绪二十四年进士,1927 年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。

③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陈任中先生编《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丛书总目首笔检字表》,是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》第八卷第三号的抽印本,国图的目录介绍作者陈任中先生的生卒年为 1874—1945 年。

出了一个《吕观文进庄子义》的十卷本，严灵峰先生的《无求备斋庄子集成初编》，收录吕惠卿《庄子义》十卷，就注明是“景印民国二十三年陈任中辑校排印本”。陈任中的辑校排印本于1934年印行，时间不古，比较容易见到。这部书，陈三立的封面题名是《吕观文进庄子义》，而章钰的内封题名是《宋吕氏庄子义耐庐校辑本》，陈任中自己的序文标题是《校辑吕注庄子义序》。可知这部书的重点是“校辑”。所谓“校”，是用褚伯秀的《南华真经义海纂微》与“黑水城文献”的吕义残本相互参校；所谓“辑”，是用“黑水城文献”残存的吕惠卿注来替换《义海纂微》的相应内容。或者说，吕注见存于“黑水城文献”的，就采用黑水城残本的吕注，所缺失的，则用《义海纂微》摘录的吕注补充。因此，陈任中“辑校”出的本子，就是按照傅增湘先生的设想，由黑水城《庄子义》残本与褚伯秀《南华真经义海纂微》的吕注部分和合而成。

但是，能够供陈任中先生利用的《庄子义》残本十分有限，不仅没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109页，甚至不足傅增湘先生经眼的55页。从陈任中先生的序言中可知，他利用的《庄子义》残本只有51页，他说：

往岁俄国博物院始以吕义残本赠我国北平图书馆，计卷二存《德充符》篇第二十五六两页；卷三存《大宗师》篇第一页；卷四存《骈拇》、《马蹄》、《胠篋》、《在宥》四篇二十二页；卷五存《天地》、《天道》、《天运》各篇二十六页，凡残存五十一页。

从陈任中先生的描述来看，他所见到的《庄子义》残本，比傅增湘先生所见到的少了卷四的4页。他就用这51页的《庄子义》残本，与褚伯秀《南华真经义海纂微》的吕注部分拼合，做出了一个新本的《吕观文进庄子义》。这个本子于1934年印行，流传广泛。

二

笔者曾经拿陈任中先生校辑的《吕观文进庄子义》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黑水城残本对读，发现二者之间有许多差异。笔者在发现这些异文时，曾经猜想陈本所依据的，或许是不同于上海古籍影印本的另一个本子，甚至暗暗希望，黑水城发现的《庄子义》残本或许不止一个。

但是,看到俄人赠送的影本之后,又拿它们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影印本对照之后,我确信它们是同一个本子。那么,如何解释陈任中先生的辑校本与黑水城《庄子义》残本之间的差异呢?

我以为,这与陈任中先生的本子是辑校本大有关系,因为是辑校,他所做的,就不仅是辑,还有校。也就是说,他不仅要采用黑水城《庄子义》残本的吕注,还要改正其中他认为是错误的字句。因此,对照陈本和黑水城《庄子义》残本,我们看到陈任中先生有许多改动,其中有多处明显是陈本义胜,例如:

1. 主所谓常然者 (残本, P. 107, B 行 6)①
陈本改“主”为“其”。
2. 然生皆而不知其所以生 (残本, P. 107, B 行 7)
陈本颠倒“生皆”为“皆生”。
3. 放免 (残本, P. 108, B 行 6)
陈本改“免”为“逸”。
4. 不自见而则彼 (残本, P. 110, A 行 4)
陈本改“则”为“见”。
5. 适人之适而不自夫, 而可以为圣人乎 (残本, P. 110, A 行 9)
陈本改“夫”为“知”。
6. 与斗斛而字之 (残本, P. 115, B 行 6)
陈本改“字”为“窃”。
7. 符玺非刑恃也 (残本, P. 116, B 行 4)
陈本改“刑”为“所”。
8. 折斗折行 (残本, P. 116, B 行 4)
陈本作“剖斗折衡”。
9. 同以合之, 异以散五 (残本, P. 118, B 行 6)
陈本改“五”为“之”。
10. 恐监者真以舜与尧为有未至 (残本, P. 122, B 行 9)

① 《吕观文进庄子义》是在《俄藏黑水城文献》第1册的第51~159页, 这里根据这个册页来标识页码。

陈本改“监”为“学”。

11. 交相交讥而 (残本, P. 122, A 行 4)

陈本改“交”为“非”。

12. 长生, 则所与久道 (残本, P. 125, B 行 1)

陈本改“久”为“入”。

13. 开汝外则闭其门 (残本, P. 125, B 行 3)

陈本改“开汝”为“闭”。

14. 叟何人非 (残本, P. 126, B 行 7)

陈本改“非”为“邪”。

15. 人莫不也所往 (残本, P. 127, A 行 5)

陈本改“也”为“知”。

16. 欲其本反以求之 (残本, P. 127, B 行 7)

陈本颠倒“本反”为“反本”。

17. 德成之,载立德 (残本, P. 131, A 行 2)

陈本改“载”为“则”。

18. 尊皆所闻 (残本, P. 131, A 行 3)

陈本改“皆”为“其”。

19. 不可不, 然不然 (残本, P. 136, B 行 4)

陈本改“不可不”为“可不可”。

20. 非不行其之而使人为之 (残本, P. 140, B 行 5)

陈本改“之”为“言”。

这里略举 20 例, 这 20 个例子, 都是陈本改而善之的例子。当然, 陈本也偶有改而不善的例子, 例如:

1. 此皆上贤好知之道 (残本, P. 118, B 行 10)

陈本改“道”为“过”。

2. 诚有所谓尧舜者 (残本, P. 118, B 行 4)

陈本改“有”为“以”。

3. 苟有其宝 (残本, P. 153, B 行 9)

陈本改“苟”为“不”。

还有涉及理解的, 例如:

1. 王则圣之外也 (残本, P. 108, A 行 7)

陈本改“外”为“次”。

说明:这里的“圣之外”与“圣之次”,虽然只是一字之差,但表达的意思很不相同,圣内而王外,是庄子内圣外王的思想,而圣先而王后,则是汉代宇宙生成论思路下的由先后而分高下的理解,这是需要分辨的。

陈本中不太好理解的,是有许多脱漏,例如:

1. 伯夷叔齐二士 (残本, P. 110, A 行 8)

陈本漏“二士”。

2. 而王帝书所谓高下不相慕者也则 (残本, P. 118, A 行 2)

次句陈本缺漏。

3. 则绰约柔乎刚强廉刚雕琢则其热焦火其寒凝冰若此则非所宜
纓也

(残本, P. 118, A 行 2)

此句陈本缺漏。

4. 再抚四海之内 (残本, P. 122, A 行 5)

陈本漏“之内”。

5. 其居也渊而静其动也悬而天 (残本, P. 122, A 行 6)

陈本仅作“居也渊静动也悬天”。

6. 有心则有身则有迹之流 (残本, P. 123, A 行 1)

陈本仅作“有心则有事有迹”。

7. 股无胥胥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
法度

(残本, P. 123, A 行 1~2)

陈本略作“自股无胥至规法度”。

说明:吕注多重引《庄子》原文,上面的这段原文,就被陈本省略了。

8. 故贤者伏处乎大山堪岩之下以避忌害之危万乘之主忧栗乎庙堂
之上而不知所以为之方 (残本, P. 123, A 行 6~7)

陈本略作“贤者退伏而避患万乘忧栗而不知所以为之方”。

9. 则凡所谓形者不期正而自正也 (残本, P. 123, B 行 10)

陈本仅作“则形不期正而自正也”。

10. 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则为是汝遂于大明之上（残本，P. 125, B行 8）

陈本仅作“无见无闻无知则汝于大明之上”。

11. 则奚为欲取之官以之佐五谷养人民以遂财生为哉（残本，P. 125, B行 6）

陈本仅作“则奚为而外求哉”。

12. 上为皇而下为王（残本，P. 126, A行 4）

陈本仅作“为皇为王”。

13. 失吾道者上见光而下为土（残本，P. 126, A行 5）

陈本作“失道者见光为土”。

14. 则以为终为终以为极者（残本，P. 126, A行 6）

陈本仅作“则以为终极者”。

陈本也偶有添加之处，例如 P. 122“向言舜招仁义”，陈本就添加了“真人”二字，成“真人向言舜招仁义”。笔者在对照黑水城残本阅读陈本时，尽可能标识出了所有的差异之处，即使是多一个“也”，少一个“矣”，也都尽量标识出来。这里所举，只是其中比较显眼的一小部分。或许陈任中先生的改动或删节有他的理由，尤其是，他改动的多处，确实是改善了。但是，这样的改动却让我们看不到残本的真实面目。假如陈任中先生如他自己所声言的，凡有残本可据，“并依吕义残存本”，忠实地照录残本，而以校注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意见并标明出处，或许更符合校刊的要求？

对照黑水城残本阅读陈任中先生的辑校本之后，我感到有必要用黑水城《庄子义》残本刊校金刻本，做出一个完整的《庄子义》版本来，因为陈本采用的完整吕注太少，又有许多未加说明的改动和省略，凭借陈本还不足以充分了解吕惠卿的《庄子注》。

三

在黑水城《庄子义》残本问世之前，吕惠卿的《庄子义》只有一个金刻本传世，这个本子过于金贵，就连博学的版本学家傅增湘先生都缘慳

一面。人们对吕惠卿《庄子注》内容的了解,主要依靠褚伯秀的《南华真经义海纂微》所录取的吕注^①。那么,《义海纂微》是否足以作为理解吕惠卿《庄子》思想的依据呢?

在看到了黑水城《庄子义》残本的完整吕注之后,傅增湘先生说:“褚氏《义海纂微》采取注义凡十三家,郭注之后即继以吕注,然字句删落,大半多失本旨。”^②陈任中先生的看法正好相反,他说:“余在馆编纂有暇,辄就此残本先录一编,以与道藏本《义海纂微》详互参校,始觉褚氏所删节者,仅为原注复述加证之文,约十之一二,其中精义要旨多已采录。”^③这两种意见或许都不完全准确,但是,如果定要二者取一,我倒是更倾向于傅增湘先生的意见,因为《义海纂微》所删节的,远不止是“原注复述加证之文”,删节的数量,也远不止有“十之一二”,至于《义海纂微》采录的吕注是“大半多失本旨”还是“精义要旨多已采录”,我的感觉是,读了吕注全文,再读《义海纂微》的节录,会觉得吕注的基本意思似乎都在《纂微》里了,但是,如果没有吕注全文,只读《纂微》节录的吕注,往往有飘忽不定、难定其解的感觉,甚至或有不知所云的感觉。

对照黑水城《庄子义》残本的完整吕注阅读《纂微》节录的吕注后,我认为《纂微》在几个方面改变了吕注:一、吕注是为皇上讲经注写的,所设想的对象不是熟悉《庄子》的专家,而是一个新读者,所以吕注不是同行的酬唱,而是对新读者的导读。这种注解目的决定了吕注的体例,使吕注对庄子原文尤其是重要的原文有大量复述,而其讲解就夹杂在对原文的复述之中。《纂微》基本删除了吕注中复述的庄子原文,这样,吕注的讲解往往变得没有着落,失去了理解的上下文。读《纂微》吕注有时会感到不知所云,就是因为注文的理解背景被抽掉了。二、吕注的听讲对象是皇上,注者吕惠卿也是北宋重要的政治家,因此,吕注对

① 明代焦竑的《庄子翼》所引注《庄》者二十二家,也是首列郭象注,次列吕注,但是引用有限,这里暂不讨论。

② 傅增湘:《跋宋本吕惠卿庄子义残卷》,载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》第五卷第二号。

③ 陈任中:《校辑吕注庄子义序》,陈本《吕观文进庄子义》卷前。

着皇上讲出的道理,有很强的政治用心。吕惠卿元丰七年的《进庄子义表》有言:“陛下于典学则穷探经艺之精微,以旁通则贯穿子史之浩博,固以其所闻成天下之务矣,则其好周之学,非若世儒之玩其文而已。”^①惠卿称扬皇上对于庄子的喜爱不是“玩其文”,而是要用《庄子》的深刻道理“成天下之务”,这何尝不是吕惠卿对于皇上的期待呢!又何尝不是吕惠卿注《庄》的用心呢!吕注背后隐含着注者吕惠卿对其时代政治的思考,这一层意思,陈任中先生看得很清楚,他说:“《庄子》一书……深合吾国政治学之要旨,而吕注则明揭其旨,以责难于君,其近世责任政治之权舆欤!”^②有了用世之心,吕注即使论身心修养,也有君王为人世楷模的考虑。而《纂微》丧失了这种特殊性,把吕注的道理在相当程度上泛化了,成为普遍化的一般态度和一般方法。所以,拿完整的吕注与《纂微》的节录相比,《纂微》的道理显得玄虚得多,而吕注本身的现实指导性则更加明显。三、用世之心使吕注具有浓烈的儒家意味。宋代学术的一大特点是三教合流,这个特点也表现在宋代的《庄子》注释中,宋代三部比较重要的庄子注释之作:王雱的《南华真经新传》、吕惠卿的《庄子义》、林希夷的《庄子口义》,都有这个特点。而《纂微》的编者褚伯秀是道士,道家侧重超脱,与儒家强调用世有所不同,这种不同,也反映在吕注原文与《纂微》的删节之间。《纂微》所取录的吕注,基本上消除了吕注的儒家意味,吕注引用诗书以资助益的内容,也被《纂微》一概删除了。

下面略举几例,对吕注原文与《纂微》删节之间的差别加以说明:

1. 关于庖丁解牛的注文

吕注原文:

手之所触,肩之所倚,足之所履,膝之所踦,则举手动足,无非道之譬也。砉然响然,奏刀騞然,莫不中音,合于桑林之舞,乃中经首之会,则从容中道之譬也。物以有而碍,道以虚而通。人之未闻

① 吕惠卿:《进庄子义表》,载金刻本卷前。

② 陈任中:《校辑吕注庄子义序·再识》,陈本《吕观文进庄子义》卷前。陈任中先生看出了吕注的政治用心,但没有仔细分辨吕注与《纂微》之用心不同。

道，则所见无非物也，犹其始解牛所见无非牛也。人之既闻道，则所见无非道也。犹其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。方今之时，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，犹闻道者之以心契而不以知知识识也。不以目视也，故官知止。官知则目官之知也。以神遇也，故神欲行。神欲则非有知之欲也。依乎天理，批大郤，导大窾，因其固然，技经肯綮之未尝，而况大軱乎？是乃未尝见全牛也。道之在天下，无物非道，则无所适而不通，亦若是而已矣。良庖岁更刀，割也；族庖月更刀，折也。则所见无非牛者，故不免割折而更刀也。更刀则伤其生之譬也。臣之刀十有九年，所解数千牛而刀刃若新发于硎，则视天下之事，无适而不通，不以伤其生之譬也。十有九，则阴阳之极数也。凡物之有形质者，不能无碍也，而其为形质者，未始有物，则不乃如其节之有间乎？生之为生也，其本未始有生也，不乃如其刃之无厚乎？以无厚入有间，故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，不乃如体道而遊万物之间，道遙而无碍乎？虽然，每至于族，吾见其难为，则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。怵然为戒，视为止，行为迟，动刀甚微，则豫兮若冬涉川也。豫则困之于事之始也。渹然已解，如土委地，提刀而立，为之四顾，为之踌躇满志，善刀而藏之，则犹兮若畏四邻者也。犹则慎之于事之终也。夫唯圣人为能通天下之志，故慎终如始，则无败事而由难之，故终无难。是故当其难为也，豫而慎乎其始，及其已成也，犹而畏乎其终，故能始终如一。岂若冥行而直前，与夫几成而败之者同日而语邪？

《纂微》的摘录：

物以有而碍，道以虚而通。人未闻道，则所见无非物；既闻道，则所见无非道。神遇不目视，喻闻道者能以心契而不以知知识识也。目官知止，神欲自行，依乎天理至大軱乎，是乃未尝见全牛也。天下无物非道，而无适不通，亦若是而已矣。所见无非牛，更刀伤生之譬。十九年而刃若新发硎，不以伤其生之譬也。其为形也，未始有物，不乃似其节之有间乎？其为生也，未始有生，不乃似其刃之无厚乎？其于游刃恢有余地，不乃似其体道而游万物之间乎？虽然，每至于族，吾见其难为，则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。怵然为戒，

视止行迟，以至善刀而藏，则慎终如始，无败事矣。

这一条吕注原来有 583 字，而《纂微》的摘引只有 218 字，字数少了一多半。如果用下画线标示出吕注复述庄子的原文，可以看到，吕注是成句甚至成段地引述庄子原文，然后加以自己的解说，而《纂微》摘引的吕注，虽然也有引自庄子的原话，但是基本上不成句，更不成段了。

当然，《纂微》的摘引还不在于删除了吕注大量引述的庄子原文，改变了吕注引原文而疏通文义的特点。《纂微》删掉的远不止这些，改变的也不仅仅是吕注的形式风格，而更是儒家情怀的注释立场。我们知道，吕注是为了进献皇上而写的，而不是失意士人在抒发人生的感慨，所以吕注倾向于把庄子的话解读成寄寓儒家道理的寓言。例如上引这段吕注，上来就把庖丁解牛的各种动作说成是“无非道之譬”。儒道两家都论“道”而崇尚“道”，仅此而言，还不能说这句话就如何是儒家的情怀，但接下来，庖丁解牛的流畅动作而发出的“中音”音响，被解释成“从容中道之譬”，这样就把第一句的“无非道”导入儒家的苑囿，因为“从容中道”显然是儒家的话语。这种具有儒家意味的理解不为《纂微》所取，《纂微》没有摘引这一段。这种排斥儒家立场的倾向在这段吕注的末尾处也能够得到证明，吕注在这里谈到了“慎终如始”的问题，《纂微》所引的吕注，也摘引了“慎终如始”的话，但是，吕注言“唯圣人能为通天下之志，故慎终如始”，《纂微》删除了“唯圣人”这种更儒家的表达，把“慎终如始”变成了具有普泛意义的一般行为方式，而不是圣人的高妙方式。

2.《人间世》开篇“颜回见仲尼”一段的注文

吕注原文：

其年壮，故轻用其国，而不见其国。其行独，故轻用民死，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，则《无衣》之所刺是也。

《纂微》的摘录仅仅是：“年壮，故轻用其国，行独，故轻用民死。”吕注援引《诗经》的内容则没有了。

这种去儒的立场也见于《人间世》“颜阖将傅卫灵公太子”的注文，吕注言“君子小人，不能无过，而其所以过则不同”，《纂微》全不采录；其后言“人患不能正其身，能正其身，而后可以言曲直屈伸也。不能正其身而言曲直屈伸，则入于邪而已。……君子之所……”的一大段，《纂

微》也不采录。“正身”是“君子”修养的基础,《大学》称: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,一是以修身为本。”这种来自儒家的正身修身思想,是道士褚伯秀没有兴趣的。

3.《人间世》结尾的“楚狂风歌”的注文

吕注原文:

君子以成德为行,日可见之行也。风德而遇乱屈身巽言,则隐而未见、行而未成者也。故曰:风兮!风兮!何如德之衰也,来世不可待,往世不可追也,则当趣方今之变而已矣。天下有道,则圣人成焉,成也者,所以成己而成物也。天下无道,圣人生焉,生则全其身而已矣。

《纂微》的摘录:

圣人成焉,成己而成物;圣人生焉,则全其身而已。

吕注的一大段注文,到《纂微》这里成为短短两句。君子成德之说不见了,天下有道无道作为圣人成己成物或保全生命的前提条件也不见了,这样,圣人的生和成都变得有点飘忽。我注意到,吕注谈“圣人”的地方,《纂微》或有所引,因为圣人也可能是道家的圣人,但吕注凡谈“君子”之处,《纂微》几乎一概不取,因为君子代表着儒家的人格。本来,《庄子》原文关于楚狂风歌的这一段,是代表着道家人格的楚狂对孔子的讽劝,但是吕注作了儒化的成德之释。吕注的这种儒家意味的发挥,《纂微》大概是不赞成的,所以相关的注文都被删节了。

4.《天道》“舜问于尧”的注文

吕注原文:

孟子曰:“充实之为美,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。”而《易》以“朋从尔思”为未光大,则所谓广大者,固出乎思为之外也。诚使尧之用心不出惨怛之爱,虽充之以光被四表,是乃美而未大也。若夫天德而出宁,则虽出而未尝不宁也。日月照而四时行,一往一来,一屈一伸,而莫有为者也。若昼夜之有经,则相代乎前,而莫知其所萌,云行而雨施,而天下均平矣。则其视夫不教元吉^①,不废困穷,苦

① “不教元吉”,陈中立先生改作“不教无告”,据《庄子》正文,知当作“不教无告”。

死者、嘉萌子、而哀妇人，而以用心者，岂不胶胶扰扰乎哉！胶胶言其固而不离也，扰扰言其离而不一也，则舜之所言者，乃天之合也，而尧之所言，乃人之合而已矣。夫尧非有人，非见有于人，而惟天为大，惟尧则之，则岂以惨怛之爱累其心，唯人之合而未大哉！盖世儒之所知尧者，以为不虐无告，不废困穷，乃真尧之所为尧也，故寓之二圣人之言，以明所大而共美者，为在于此，与黄帝不异乎！

《纂微》的摘录：

天德，则虽出而未尝不宁。日月照而四时行，往来屈伸莫有为之者也。昼夜有经，则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，云行雨施而天下均平矣。则其视夫不救无告，不废穷民者，岂不胶扰乎？舜之所言者，乃天之合也，尧之所言，人之合也。而世儒之所知尧者，止此而已。故寓之二圣，以明所大而共美者，为在于此，与黄帝不异乎！

《纂微》摘录的吕注删除过半，尤其是，吕注原文援引孟子、周易和孔子的话，一概删除了。我们用下画线标志出来，很容易看清楚。这一段注文，吕惠卿要分辨的是，尧只是有不救无告、不废困穷、苦死者、嘉萌子、而哀妇人的惨怛之心，还是具有更加普大的天德呢？如果只有惨怛之心，还只是“美而未大”，而天德，才使尧的惨怛之心不仅是属人的，而且是属天的。吕惠卿引孔子“惟天为大，惟尧则之”的话，就是为了说明尧则天而有天德，远不是世儒所理解的仅仅有爱人的惨怛之心。《纂微》删除了吕注所引用的孔孟之语，让吕注的问题和论证都变得模糊了。

《纂微》删除吕注中儒家言论的例子还有很多，例如《骈拇》的一段注，曰：“或言牧羊，或言牧马，牧马则养心者也。守意在心，而欲正其心者，必先诚其意，则守意者，所以养心也。”（P. 108, A 行 5）这里的正心诚意来自《大学》，《纂微》对这一段，仅引作“牧羊以喻守意，守意乃所以养心也”。吕注原文中儒家意味十足的正心诚意，都被《纂微》删除了。

以上所引表明，吕注的儒家立场是很清楚的，《纂微》对这种倾向的排斥也是很清楚的。因此，《纂微》所删除的绝不仅仅是吕注引述的庄子原文，还有吕注的儒家言论和儒家立场。《纂微》节录的吕注与完整吕注之间的差别也绝不只是字数的多少，还有基本立场的迁移。在这